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9 月 2-3 日)

1、《报业辛迪加》：人工智能革命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8 月 30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布前谷歌 CEO、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撰写的文章《人工智能革命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者认为，人工智能（AI）革命影响深远，能够重组世界并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发展 AI 的机遇构成了民主国家的战略脆弱时刻，中国作为同等水平的技术竞争者，将动用强大的资源和组织能力推行“威权主义”，重塑世界秩序，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全球技术竞争最终将是价值观竞争，美国应同民主国家盟友一道，强化现有框架并积极创新，塑造未来的技术平台、标准和规则，确保这些方面体现其倡导的原则。扩大在技术、研发和治理及平台层面上的全球领导地位，使民主国家位居把握新机遇和抵御脆弱性的有利地位。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在全球新兴技术峰会后的报告中为民主国家制定了参与竞争的路线图：要求民主国家首先利用好北约、经合组织、七国集团和欧盟等现有国际机构，同时在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对话中引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新合作关系；建立发达民主国家联盟，在制定规范、打

击非法审查等行为、数据使用协议、激励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激活劳动力市场和推进国际数字民主倡议七个关键领域进行政策和行动协调。作者总结称，民主国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全球技术竞争中领先地位，负责任地使用 AI 来捍卫人权和自由社会，为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开拓科学前沿。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i-revolution-competition-with-china-democracy-vs-authoritarianism-by-eric-schmidt-2021-08>

撰稿人：崔元睿

2、《经济学人》：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衰落吗？

9 月 1 日，《经济学人》杂志网站刊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特约评论文章《美国权力的未来》。“美国权力是否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外交政策制定者。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又一次从亚洲撤退，但中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是美国决策者面临的长期问题。作者认为，目前断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时代正在终结、即将被亚洲世纪所取代为时尚早。文章从国际关系、军事实力和经济权力三方面的重大长期变化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进行评估：第一，世界范围内权力重新分配，国际力量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转变，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强国无法强迫它国行事；第二，就军事实力而言，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军事力量缩水、老化严重，没有足够力量维持其全球承诺，难以维

持其军事优势且代价巨大，同时中国军事实力正在上升；第三，美中相对经济实力差距显著缩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几乎与美国相当，这值得注意。最后作者指出，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日益繁荣，世界事务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美国的独特地位正在终结，未来美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与其实力相当的中国。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1/09/01/paul-kennedy-on-whether-chinas-rise-means-americas-fall>

撰稿人：任怡静

3、《国会山报》发文反思美国二十年反恐行动

9月2日，《国会山报》发布全球安全合作中心（Global Center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执行主任埃尔科·凯塞尔（Eelco Kessels）的文章《我们对二十年反恐成果的思考》。文章指出，“9·11”事件使反恐迅速上升为国际安全议程首要事项，导致国际法律框架不断扩大，投资金额在不断增加，及世界各地军事干预更加多样性，美国政府为之投入巨大。然而，二十年间持续扩大的国际反恐行动却导致恐怖主义趋于多样化和分散化，使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加严重。具体来说，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的界定上缺乏统一标准，使一些国家得以借反恐之名侵犯公民权利、巩固专制统治。更具针对性的社区反恐政策助长了社会对穆斯林等移民群体的边缘化和耻辱化。在此情况下，不断增强的反恐行动不仅导致人权和民主规范的瓦解，还加剧了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

倾向，极端思想和恐怖组织因而获得了更有利的生存环境。如今，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给予全球反恐议程一记重拳。鉴于此，作者针对未来全球反恐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应将反恐置于和平、安全 and 发展的更广泛议程中，以根治恐怖主义；第二，促进以社区为基础的反恐行动，包容广泛的利益攸关方。使民间行动者成为处理暴力极端主义的主体，并为之提供物质和信息支持；第三，所有反恐行动都应以人的安全为中心，不能使国家安全凌驾于人的安全之上，应优先考虑司法和经济对策，而不是镇压行动。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570558-our-reckoning-with-the-consequences-of-two-decades-of?rl=1>

撰稿人：许卓凡

4、《外交事务》：阿富汗早已失败

8月30日，《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了兰德公司外交与安全领域资深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撰写的《阿富汗早已失败》一文。文章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并非注定，但华盛顿在早期就错失了机会。这主要表现在四点：第一，小布什政府未能充分认识到阿富汗重建工作中的地理障碍。阿富汗与美国位于世界的东西两边，并被伊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包围，而美国能将其大部分部队及物资运入或运出阿富汗的唯一途径就是穿过或通过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并不认同美国的阿富汗目标。第二，阿富汗的人口比二战后美国干预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美国无法确保它所

占领的國家的安全。第三，美國過度專注於追蹤殘余的基地組織分子，而忽視為阿富汗的穩定努力投入必要的財政資源，並促進建立一個正常運作的國家。第四，塔利班從阿富汗被擊退後，在巴基斯坦得到庇護。第五，當塔利班再次成為阿富汗的嚴重威脅時，美軍正在伊拉克承受巨大的壓力，無暇分身顧及。最後，文章總結到，美國目前可以以適度的成本堅持下去，以遏制塔利班，在阿富汗政府中保留反恐伙伴，並捍衛阿富汗民眾享有的政治與社會進步，或可離開並承認它未能幫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個持久的國家，但無論如何，拜登政府面臨着兩難的局面。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ghanistan/2021-08-30/afghanistan-was-lost-long-ago>

撰稿人：王欣然

5、布魯金斯學會：分析塔利班政權延續的關鍵因素

8月31日，布魯金斯學會刊登了其高級研究員萬達·費爾巴-布朗（Vanda Felbab-Brown）撰写的文章《塔利班政權能堅持下去嗎？》。文章指出，塔利班政權延續的關鍵在於：第一，妥善應對塔利班內部對不同政策觀點的分歧、為主要指揮官及士兵提供足夠的薪水，以免分裂組織，助長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的勢力；同時控制ISK的活動，提高績效合法性，為投資創造穩定環境，也避免與鄰國的什葉派政權關係惡化。第二，不推行復仇和淨化等高压政策，以便更好地獲得技術專家的效力或得到國際協助，幫助塔利班處理

电力运输、应对旱灾等事务。第三，避免简单地终止或发展毒品经济，尊重中、俄、伊的反恐诉求以维持外贸，得到中、波斯湾国家的援助等，从而妥善处理国内的食物安全、贫困、失业等问题。文章认为，即便塔利班政权面临各种挑战，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制裁轻易推翻塔利班政权，应从具体且谨慎的要求、引导、惩罚出发，以免加重阿富汗人民的苦难。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8/31/will-the-taliban-regime-survive/>

撰稿人：王秀珊

6、观察家基金会：塔利班与呼罗珊的战略与战术斗争

9月2日，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网站刊登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员卡比尔·塔内加（Kabir Taneja）文章《塔利班与呼罗珊的战略与战术斗争》。文章认为，“伊斯兰国”的阿富汗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声称对8月26日发生在喀布尔机场的恐袭负责，这预兆着塔利班在阿富汗领导重建国家将面临重大挑战：塔利班需从长达数十年的叛乱群体转向打击其他叛乱群体并提供社会治安。讽刺的是，塔利班曾抨击加尼政府是美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既不能代表阿富汗人民，也不能代表伊斯兰教，而这也是ISKP对现在塔利班政权的看法。他们将塔利班、美国和巴基斯坦视作伊斯兰文明和穆斯林的敌人。塔利班将与ISKP在战略和战术层展开拉锯战。战略层面，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面临重大战略抉择：为了推动美

国撤军、巩固政权以及在国家重建进程中获取国际社会支持，塔利班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更为温和，接受许多其以前所反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以建立有效国内治理，但同时不能过于温和而导致塔利班内部强硬派的不满甚至分裂。战术层面，ISKP 组织流动性高，进入喀布尔等地区开展恐袭行动的可能性大，对塔利班的反叛乱作战而言是一种挑战。特别是 ISKP 一直保持着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塔利班无法提供良好国内治理时，ISKP 将对阿富汗国内安全造成威胁。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strategic-and-tactical-battle-between-the-taliban-and-islamic-state-khorasan-province/>

撰稿人： 陈晖博

7、《政客》：美中军方急需建立更稳健的沟通机制

9 月 1 日，《政客》刊登人权观察亚洲分部副主任费利姆·凯恩（Phelim Kine）的文章《“陷入危机”：美中军事热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上周，美国国防部与中国军方结束了拜登上任以来的首次视频通话，重点是“保持双方沟通渠道的畅通”。然而，美国军方人士警告，为避免美中军队在印太地区爆发冲突、应建立更稳健的沟通渠道。美中军事危机通信系统仍然非常不可靠，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双边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双方沟通不足构成了潜在的误解，可能引发危险的美中军事对抗。两国在印太地区事务的互不信任也已达危险程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警告美中南海摩擦不断恶化，若爆发军事冲突将“对全球安全和商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副

总统哈里斯指责中国在南海及台湾问题中立场过于强硬，遭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击。美中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使美军方许多高级官员感到恐惧，认为美国缺乏阻止冲突的外交工具。美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曾承诺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危机沟通。虽然美中之间有 2008 年签订的“国防直通电话(Defense Telephone Link)”协议与 1998 年的《中美海上军事协商协议》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但已不足以应对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加的不可控因素。非官方渠道的对话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双边军事危机沟通方式。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9/01/us-china-military-hotline-508140>

撰稿人：杨雨霏

8、《外交事务》：撤离化石燃料投资将压垮非洲

8 月 31 日，《外交事务》发表尼日利亚副总统叶米·奥辛巴霍（Yemi Osinbajo）的文章《撤资错觉：为什么禁止化石燃料投资会压垮非洲》。作者表示，在从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利数十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开始禁止或限制公共投资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早在今年 4 月，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七个欧洲国家宣布将停止对某些海外化石燃料项目的公共资助。面对欧洲股东的撤资压力，非洲开发银行愈发难以支持大型天然气项目。作者指出，这些撤资政策往往一刀切，不考虑某些燃料对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碳基燃料全球转型

必须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允许各国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净零排放。转型绝不能以牺牲为人民、城市和工业发展供能为代价，而是必须具有包容性、公平性和公正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过渡燃料，天然气是帮助人民生活生产、脱贫致富的重要工具。因此，撤离对非洲的天然气投资对限制全球碳排放几乎无济于事，但却会对非洲经济发展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作者认为，气候行动不应意味着扼杀所有化石燃料项目，而应促进资本流向最需要资金的国家。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rica/2021-08-31/divestment-delusion>

撰稿人：汤卓筠

9、《国会山报》：气候危机很容易变为全球混乱

9月1日，《国会山报》在其网站发表气象专家杰夫·马斯特(Jeff Masters)的文章《气候危机很容易变为全球混乱》。文章指出，如果各国再不采取措施，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气候灾难：一月，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出现在太平洋赤道海域，给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带来极端干旱；四月，强降雨可能袭击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造成加拿大小麦减产、美国春季作物播种推迟；到了夏季，急流可能因为人为因素而受阻，给美国中部带来强降水天气，同时又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加剧干旱；同样在夏季，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印度和东南亚可能由于季风降雨不足而遭遇大旱，印度作为世界领先大米出口国

也将遭遇大米减产；秋季，随着大西洋飓风季节的到来，农民秋收遭受阻碍，美国的港口也将受到破坏；极端天气的冲击将导致食品价格飙升，欠发达地区可能爆发食品暴乱，饥荒、内战、边境冲突，更剧烈的股市下跌接踵而至，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作者指出，其假想的这个年份说明了气候变化的最大威胁之一在于极端干旱和洪水同时袭击多个世界主要粮食生产“粮仓”。随着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并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灾难性的极端天气事件将呈指数级增长。作者认为，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在于推动清洁能源革命，这需要美国和中国领导下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此外，人们帮助解决气候危机的最佳方式是选择致力于气候行动的领导人。

<https://thehill.com/opinion/energy-environment/570284-how-easily-the-climate-crisis-can-become-global-chaos>

撰稿人：聂未希

10、《外交学人》：在对朝威慑和接触之间谋求平衡

8月31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诺维奇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和平与战争中心副主任杨莫库（Yangmo Ku）所撰文章《威慑与接触：在对朝政策中实现适当平衡》。文章指出，对朝鲜实施完全的军事威慑或者完全的和平接触均非美国政府最佳的政策选择，加强威慑将不必要地加剧朝鲜半岛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而主动与朝鲜和平接触的单方面让步将损害核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性。作者建议，美国政

府应通过谨慎的接触引导朝鲜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在对朝威慑和接触之间谋求平衡。首先，美国应推动朝鲜分阶段无核化进程，在朝鲜公布、核查和拆除核设施的过程中，逐步给予制裁减免等相应补偿。第二，美朝外交会谈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朝鲜无核化的基础上实现两国双边关系正常化，而朝鲜也需要做出此后不维持且不隐藏核能力的承诺。第三，美国不应固执于先前 CVID（“全面、可查证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和 FFVD（“最终的、完全得到验证的无核化”）的强硬立场，而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朝鲜对核设施的申报和拆除，从而为朝鲜分阶段无核化协议的达成提供便利。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deterrence-vs-engagement-striking-the-right-balance-in-north-korea-policy/>

撰稿人：吴子浩

撰稿人：吴子浩、聂未希、陈晖博、汤卓筠、杨雨霏、崔元睿、王欣然、任怡静、许卓凡、王秀珊

审稿人：贺 刚、杨舒涵、周武华、王静姝